

南京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副院长 陈锦飞
肿瘤科医生 一份令我执着 30 载的职业

陈锦飞（左一）与同事讨论患者病情

很多人都觉得，医生这个职业已经看惯了生死。我只想说：对于生命，任何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。人们看到病入膏肓者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悲悯，而医生的第一反应却是能不能救、要怎么救？患者的泪水和痛苦促使我不断反思，如何才能让他们活得更长久、生活质量更高？

成为肿瘤科医生近 30 年以来，我亲身经历了国内外肿瘤治疗领域日新月异的进步。这么多年，我和我的团队研究和开展了一项又一项的新技术，帮助无数肿瘤患者重获新生。

2018 年，是我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。我加入南京大学泰康仙林鼓楼医院，利用医院高效、现代化的管理模式，探索帮助更多肿瘤患者进行“早期”乃至“早早期”诊断和治疗的新方法。而我们与美国西奈山医院签署的长期合作协议，更是将提升肿瘤诊治综合能力并与国际接轨作为医院未来的

发展方向。

前不久，我接到朋友的电话，说他的亲戚因患有晚期肿瘤，从澳大利亚辗转求医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肿瘤中心。专家对他说：你应该直接到南京找陈锦飞医生，他有能力治疗你的癌症，如果连他也治不好，你也不用在国际上继续寻求医疗帮助了。接到这通电话，我的第一反应是由衷地感动，随后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。然而在感动和自豪之余，更多的是责任与使命。

2019 年才刚刚开始，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和任务已经写满了小小的记事

本：开展新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，探讨多学科肿瘤会诊系统，提升人工智能在肿瘤综合诊治中的应用，探索肿瘤精准治疗和筛查的新方法，让我们的患者享受到国际一流专家的服务，建成国际化的医院……从以前的每天处理一件大事，到现在每天同时处理五六件事；这不但是源于工作氛围、模式的转变，更是受到一种强大内驱力的召唤。

我要由衷地感谢家人对我无怨无悔的支持和付出。是他们始终和我一起，共同成就了这份平凡而有意义的医者事业。

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杨程甲
从羊城木棉到天山雪莲 忘不了患者的嚎啕大哭

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

冬日的阳光洒过清真寺的圆顶，群鸽在清冷的空气中盘旋，白杨树倔强的枝杈直指蓝天。这便是我对喀什的最初印象。历过一年的春花秋果，如今风景如初来时萧瑟依然，但心情大不相同，踏上返穗的旅程，心中却充满了不舍之情。

2018 年初我有幸成为广东省第三批“组团式”援疆医疗队的一员，从温暖潮湿的羊城广州来到西北边陲城市喀什工作。

我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，所对口援助的是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科，该科已由我后方医院对口援建了 7 年，目前喀地一院精神科已颇具规模，拥有心理康复中心及 2 个病房 130 张床位，专科医护人员 50 余人，成为南疆地区唯一的综合医院精神科。虽然有前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但我们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推进改善。南疆地区的精神卫生医疗资源仍处于稀缺状态，大量的重症精神

病患者需要筛查治疗，百姓们需要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推广。好在医院为援疆医生们提供了很好工作支持与生活保障，专门为我们配备了翻译（也是手把手带教的“徒弟”），让我们工作起来没有了语言与文化障碍，同时也感受到了维族同胞患者对我们最真诚的信任与依赖。

“广东援疆医生”似乎也成为了一个让患者信赖的品牌。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曾经有一次我因公返回广州办事，但门诊患者却以为我们援疆结束了，再也见不到我，当即就在门诊嚎啕大哭，仿佛再也见不到亲人一般，这种信赖与依恋也是我日

后更加认真工作的动力。

除此之外，在生活上我们也渐渐跨越了民族的差异，一次次下乡义诊和“四同四送”工作，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当地百姓本真的质朴，一次普通的走访都会用维族最尊贵的礼节来招待我们。更幸运的是，在喀什，我的维族兄弟姐妹们给我办了一场维汉结合、别具一格的婚礼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经历了一年的援疆生活，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体会与感悟。回首过往功名尘土，都不及在边疆生活中的历练，都不及缺医少药地区患者脸上满意的微笑。愿更多的医生化作天山雪莲，此行无憾！



医院同事和维族同胞为杨程甲（左七）举办民族婚礼



王黎

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特需医疗部 王黎
2019 我选择成为这样的护士

2018 年，我拾起了晦涩的护理科研，写出了第一篇自己的论文，收到了核心期刊的收录修改通知。对我来说，也许“孩子”并不足够好看，但却真心是自己汗水付出之后的收获，希望这也是一步一步往前行走的开始。

一年又一年，2018 匆匆走过，2019 即将迎来，其实每一年的我都从不将就但也有多多少少的遗憾。2018 于我注定是不平凡的，这一年，我 30 岁了，某种意义上我不能再假装是女孩儿了，步入了自己不太想承认的中年；这一年，我当了妈妈，自己貌似还不够成熟，却要努力成为另一个小生命的港湾；这一年，我换了新的工作室，面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患者，不同的同事甚至是不同的规则，我必须尽快适应、刷新；这一年，我想让不再年轻的自己显得不那么慌乱，有一点儿与年资相称的淡定，却也常常被各种窘境啪啪打脸。但 2018，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。

很多人觉得，选择了护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一成不变，奔波于病床，打针、发药、观察、记录，说好的白衣天使，可我们的翅膀可能是被护士服挡住了吧，更像是医囑的搬运工，医生的小跑腿儿。努努力会有那么一点儿可能会走向管理岗位、行政岗位。待遇嘛，不高也不低，入职时几乎就已经知道了退休的样子，我们所有的可能好像都被局限了，安稳的工作却也变成了人生的困局。以前的我，想法也是大抵如此，舞台决定了我只能翻出这么几个跟头，白班夜班，一上一下，可能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

一切思想的改变可能是来自于小生命的力量吧，当了妈妈的我就是这么神奇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，不想再麻醉自己说我要舒适圈的岁月静好，不想再一边迷茫一边告诉

自己人间不值得（那么拼命），更不想让孩子看到一个每天沉溺于周而复始的妈妈，心有不甘却不去尝试改变。于是，工作之余我拾起了晦涩的护理科研，大学时就没有好好消化的课程现在却想重新理解。在医疗阔步向前的时代，护理也开始逐渐走上了基于循证而非延续经验的道路，科研精神势必慢慢替代口口相传。

刚起步的我是吃力的，2018 年我参加了单位的科研小组，刚开始不理解其他组员的讨论内容，听着其他小伙伴们缜密的科研思路，我却无言可发，下笔尝试写作，连格式都要从头学起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在蹒跚学步，咿呀学语。经过半年时间地努力，查阅文献，下笔摸索，学习英语，我终于写出了第一篇自己的论文，也收到了核心期刊的收录修改通知。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我的外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可以对来就医的“老外”们讲讲我们的术后宣教和康复训练，让他们住院期间不会感觉住进了哑巴病房。我还给住院的患者和家属举办了科普小讲课，我希望患者们的医疗科普知识来自于医院，而不是小传单小广告。

2018，这身洁白无暇的护士服我不想辜负，苦读了 5 年的大学课程我不想辜负，殷切支持的家人我不想辜负，最不想辜负的是那个平平凡凡却又蠢蠢欲动的自己。至于那些微不足道的遗憾就当做小姑娘脸上的可爱雀斑吧。2019，希望我的护士字典了，有更多的专业，更多的帮助，更多的爱。

远

方

高晓松有一句话广为流传——“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。

医生的生活琐碎而平凡，似乎生活中永远是看不完的患者，永远是写不完的文书，永远是做不完的手术，医生的诗和远方在何处？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一线医护人员的心声，在他们的心里。只要有激情，眼前就不只是苟且；只要有梦想，平凡的日常就是美丽的诗，五湖四海的患者就是动人的远方。